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許善心

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陳衛尉尉卿亨子爲王府法曹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中奉使聘隋拘留不遣及陳亡拜通直散騎常侍直門下省授虞部侍郎除祕書丞仁壽初攝黃門侍郎尋加攝太常少卿煬帝卽位轉禮部侍郎呂忤字文述左遷給事郎攝左翊衛長史從征遼東授建節尉尋加朝散大夫攝左親衛武賁郎將授通議大夫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害越王侗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有方物志二十卷符瑞記十卷

奏駁皇后屬車乘數

謹案周禮后備六服并設五輅采章之數竝與王同屬車之制不

應獨異。又宋孝建時議定輿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有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燮之議，鄭玄云：「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一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十二乘通闕爲允。宋帝從之，遂爲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降。隋書禮儀志：五皇后屬車三十六乘。初宇文愷闕駟奏定，請減乘輿之半。禮部侍郎許善心奏駁云：「云制曰可。」

七廟議

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曰：「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曰：「爲天子七廟，是通百

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姜。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詔明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曰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曰。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呂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爲數也。是曰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于洛陽。乃立南頓君。曰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曰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曰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于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

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曰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儺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曰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公襲異趣時王所制可曰垂法自歷代曰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曰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于鑾駕親奉申孝享于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于羣王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

中、呂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
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采、謹詳立別圖、附
之議末、隋書禮儀志二大業元年楊帝欲遵周法、誓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常亮等議、詔可、又略見通典四十七

宇文述役兵議

述于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于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
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
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舍、隋書許善心傳

對詔問太子朝謁著遠遊冠

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袞冕、帝問給事郎許善心曰、太
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
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議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袞冕
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尙得服

袞已入朝見況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袞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已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已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于袞冕位爲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絕羣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已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爲太子嫌于上逼還冠遠遊下及于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袞入朝至于開皇復遵魏晉故事臣爲袞冕之服章玉雖差一日而觀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已後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冠謙不逼尊于理爲允

隋書禮儀志七

梁史序傳論述

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已正時坤載厚生品

物于焉儲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
有貴賤矣爲其宗極保上天之賡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
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
之也一致革命勅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
農已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已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
具訓誥及典謨貫易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訓功
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倚杭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
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遊襲五勝
相沿俱稱百谷之王竝曰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
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爲盛受命在于一君繼統傳乎四主
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祚拯百
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
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于不殺濟大忍于無刑蕩蕩

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沸騰騷躓。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孤兔之場。珪帛有儀。碎犬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已。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新構。北史作弗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北史作素采勅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已庸瑣。涼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

此書延時未卽成續禎明二年呂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
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邵亭而長慟還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
在後焚蕩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
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
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
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
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
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敘傳論述
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稱北史作名案者
竝善心補闕別爲敘論一篇託于敘傳之末隋書許善心傳
北史八十三

神雀頌

并序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兩施雲行四
時所召生殺川流岳立萬物于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鳩

隋書作紀
屬司馬

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滕日傳並陶治性靈含煦

動植眇玄珠于赤水寂明鏡于

隋書作平

靈臺莫不景福氤氲嘉貺綿

集馳聲南薰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邸

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啟閉括地復夏截海

翦商就望體其尊登降

隋書作咸

昌其會綿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

聲直暢俯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

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

鱗沒羽之荒赤虵青馬之裔解辯請隸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

遠頌

隋書作顯勃

狼居之岫熄愼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不愛道

地靈恠寶川岳展異幽顯效靈狎素游禎團膏漱醴半景青赤葦

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

封盛典雲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雖奉常定

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茲乎七十

二君信幾如也故神禽顯賁立應時昭白爵呈鐵象

隋書作身

之奇赤

雀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棲庭集

闕未若干飛武帳來賀文僊副采青蒲將朝赤闕玉几朝御取翫

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置翟翟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冥

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楊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

求衣晨興于含章之殿爰有瑞雀翔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展宇而

徐前來集來儀乘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聖主之休徵雀者爵

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

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畤之殿

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東平之府竝旁觀迴瞻事陋

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

則螭龍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潛浮育德

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

少長東隅微臣慙于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立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沿習因成祥
圖瑞史赫赫明明天祿大定於鑠我君武義乃武文教惟文橫塞
宇宙旁疑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
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麟伏阜丹鳥流火
白雉從風棲阿德劬鳴岐祚隆未如神雀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
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迹化玉黼扆銜環
陸轂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綬應在旃伊臣頌焉永緝丹素方流管
絃頌歌不足蹈舞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隋書許善心傳文苑
英華七百七十八

袁充

充字德符陳郡陽夏人寓居丹陽梁司空昂孫仕陳歷祕書郎
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入隋歷蒙鄴二州
司馬領太史令大業中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

書少監超拜祕書令江都之變爲宇文化及所害年七十五

日景漸長表

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三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
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
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
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
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曰土圭之法正日景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
之景短于舊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于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
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
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
冬日在須女十度日麻數推之開皇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
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

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

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近古希有

隋書天文

志上又見袁充傳

又北史七十四

推文帝本命表

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

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

祿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

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策永永無窮

隋書袁充傳

上煬帝星瑞表

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綠圖

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日百姓爲心匪日一人受慶先天罔

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日初膺寶祿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

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

象星瑞臺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土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災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糧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互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戡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閒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于東穢沈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隋書袁充傳又北史七十四

上言煬帝年命

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卽位其年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縣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祿數竝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竝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

隋書袁充傳煬帝卽位充及太史丞高潛贊上言又見

北史七十四

毛爽

爽滎陽陽武人陳光祿大夫左驍騎將軍喜弟爲山陽太守入隋授滄州刺史召年老無不赴官

律譜

臣爽案黃帝遣伶倫氏取竹于嶰谷、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氣應、是則數之始也。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其氣呂候四時、其數呂紀萬物云。隸首作數、蓋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萬億兆者、引而申焉、厯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聲、鄒衍改之、呂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別也。夏正則人殷正則地、周正則天。孔子曰、吾得夏時焉。謂得氣數之要矣。漢初興也、而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呂爲水德、實因戰國官失其守。後秦滅學、其道浸微。蒼補綴之、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呂爲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原。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曉音律、卽官京房、亦達其妙。因使韋玄成等雜試問房。房自敘云、學焦延壽用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乃還相爲宮之正法也。

于後劉歆典領條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
司馬彪志竝房所出也至于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
呂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勖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
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
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
爲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臣先入栖誠學筭于祖暕問律
于何承天沈研三紀頗達其妙後爲太常丞典司樂職乃取玉管
及宋太史尺竝呂聞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已後律又飛灰
侯景之亂臣兄喜于太樂得之後陳宣帝詣荊州爲質俄遇梁元
帝敗喜沒于周適欲上聞陳武帝立遂又已二十管衍爲六十律
私候氣序竝有徵應至太建時喜爲吏部尚書欲呂聞奏會宣帝
崩後主嗣立出喜爲永嘉內史遂畱家內貽諸子孫陳亡之際竟
竝遺失今正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于黃鍾陰上生陽終

于中呂而一歲之氣畢于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于南事六十律候畢于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于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呂宣養六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呂爲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如黃鍾之管下生林鍾，呂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于物應，呂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隋書律麻志上

陳伯禮

伯禮字用之，吳興長城人。陳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封武陵王。太建初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坐貪暴免，陳亡入隋。大業中爲散騎侍郎，臨洮太守。

借蘇啓

伯禮啓明願問訊兄前許借介蘇今進請受願付今使仰干悚息

謹啓

消化閣
帖四

陳伯智

伯智字策之伯禮第十二弟太建中封永陽王歷侍中明威將軍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領會稽內史至德中徵拜侍中朔左將軍加特進陳亡入隋大業中爲岐州司馬遷國子司業

與釋智顗手書

秋氣淒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願欲延屈方憑開道今遣左右陳文強往悉其一二弟子陳伯智和南八月十日

釋蘇
起字

一號國清
百錄一

第二書

弟子少奉正真長而彌篤州中事隙時得用心但至止已來實有
欽慙前書要師出鎮講說未辱還告良已鬱陶佇聽之情不忘瞬
息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學徒多少竝希攜帶故前有白尋勒人般
所遲來儀會言在促弟子陳伯智和南上同

第三書

使人山返仰具高懷域誠不果更深爲恨本知山水得性爲物忘
懷復須安忍今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
參等遠云是物陋返仄上同

又與釋智顗手書

靜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懺不迺仰疲弟子眩恍無理真觀法師
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日彼書仰呈裴公又正東裝待小晴通便
當就路但觀公非唯義解又誦法華既朗慧燈方澄定水仰惟闡
榮德俾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于將墜日救

昏蒙顯慧日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捨良田已供耕墾姚寶
安捨淨財已給菹菜禪堂行就修緝糧廩不慮闕無諸善因緣亦
各隨喜弟子劣薄竭誠供養願勿已資祈繼意徒眾爲憂憑茲福
業庶遣煩勞藉此熏修冀荷冥祐弟子陳靜惠和南釋藏起字二
僧智顗傳載有九句

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靜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空現前凡
聖伏惟法王法九憫三界之顗思無漏無爲開一乘之奧典演宗
絕稱仰蓮華已立名實智難思借寶珠而論理殷勤宏接始則大
事因緣指掌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足爲難開秘
密導蒼生斯爲勿易天台顗闡梨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
已離無生之忍現前仰屈來儀開揚極教高軒層殿廣闢齊宮聖
眾雲集仙羣霧委俱奉傳燈之曜共挹懸河之流法侶忻慶神祇

師躍弟子飄蕩業風沈淪愛水雕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
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融耀義和之轡不留月鏡臨軒嫦娥之
影難駐適啓金函便收寶軸法輪輟軫鶯嶺之說何期清梵停音
魚山之唱方息有離有會終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謹于今
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
士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迎靈儀即日鐸鐸用斯福善上資清廟
聖靈又奉爲卽日至尊願御膳勝常安德宮太后菩薩寢興納豫
皇太子起居萬福諸王諸王咸保嘉慶未及弟子自身并息謔等
內外眷屬一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快樂唯願顯揚三寶通達五
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生生世世與閻黎及講眾黑白
見聞覺知恆結善反恆將濟慶還同智積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
觀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處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
一乘道恆沙菩薩爲等侶恆沙國土爲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

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法
界怨親同入願海迴向薩雲若為無所得故釋藏起字一號國清
百錄一又綴字口號

疏

熱甚汝習讀為勞吾疾劣遣不具伯智疏清化閣
帖一

寒厥比氣力何似僕疾劣甚情想遇今信旨此不多陳伯智疏同

陳叔懷

叔懷未詳陳書無其人閣帖釋文題為長沙王叔懷未知何處
宣帝第兩子叔堅太建元年封長沙王官至荊州刺
史中軍大將軍陳亡入隋更名叔賢大業
中為遂寧太守無叔懷者也姑錄之俟考

帖

云須做吾既不司此行極是園中梅始發既無工力治未花之與
微今付此不多叔懷答自足何用此花清化閣
帖一

陳叔文

叔文字子才。陳宣帝第十二子。太建七年封晉熙王。授侍中散騎常侍宣惠將軍。進輕車將軍揚州刺史。後主卽位。遷持節江州刺史。徙信威將軍。湘州刺史。陳亡入隋。授開府。拜宜州刺史。上文帝表。

昔在江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陳書晉熙王叔文傳

致書秦王請降

竊曰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無二王。尊卑之位乃別。今車書

混壹。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陳書晉熙王叔文傳。隋行軍元帥秦王至于漢口。叔文率

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于秦王

陳淵

淵史作淡字承源。陳後主第四子。至德初封始安王。拜軍師將

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立爲皇太子。陳亡入隋。大業中爲枹罕

太守。唐武德初爲祕書丞。卒官。

請釋智顗爲戒師書

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級引天人、昭燭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日翹心七淨、渴仰四依、庶三自之歸可引、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乘、大小二教、重道尊師、由來尙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月十五日于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爲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略申誠款、殊未宣悉、弟子淵和南、正月十三日、釋藏起字一號
國清百錄一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策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五終

全隋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盧思道

思道字子行小字釋奴范陽涿人魏祕書監淵孫師事邢子才齊天保中爲司空行參軍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後坐事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免後主時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入周授儀同三司去職後除掌教學士遷武陽太守隋初去職起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有集三十卷

納涼賦

祝融司方朱明屆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歎蒸于簾櫳流煩渥于園籬陽風興其長扇火雲赫而四舉爾乃警六御案三條擊鼙鼓吟鳳簫雲車錯轂麟馬齊鐻入雲宮之巉巖登仙觀之岩嵒引

雄風于洞穴、承清露于丹青、動鸞廳于翠帳、散罪微于綺寮、初學記三

孤鴻賦 井序

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鶩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器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于余、置諸池庭、朝夕賞飮、既用銷憂、兼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遠溥馨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鶴鸞日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粃、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

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翚毛將落和
鳴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絲邈犯霜露之溟濛驚絳
魚之密網畏落雁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遙集于寒
門遂輕舉于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旣嘯儔于淮浦亦弄
吭于江湄摩赤霄已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
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理副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
掩霜毛而俟旭壓江湖之菁藻飫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嚮
雍雍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純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卧
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絕漠雲
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
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蹈迹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
憚刀俎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稻梁爲惠

恣其容與、于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闕江海之幽情、何時驟首奮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懷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晨雞而共飲、偶野鳥日同膳、匪揚聲日顯聞、監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于滄淀、齊榮辱日晏如、承君子之餘貺、隋書盧思道傳

在齊爲百官賀甘露表

竊曰河榮浴變、授社于助華、玄玉素鱗、降靈于湯武、其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呈光動色、皆日照臨下土、發揮帝載、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惣天維、俯握河紀、持欽翼之小心、纂昇平之大業、萬靈翹首、應三台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卿雲既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實弭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

神物薦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前主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竝邀昌運、俱沐玄造、驟聞祕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方待云亭之后、

初學記
二露五

奏大理未可除

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

誠爲未可、

隋書盧思道傳時議置六
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

爲隋撤陳文

告三江之表、僞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蓋聞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忠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是日三五日降、哲王口后、遠覃聲教、大燿威靈、日月之所照臨、俱荷亭育、舟車之所通泊、咸附象輶、我大隋積德累功、開物成務、光宅寰海、覆幬烝民、虔

全隋文卷十六

虞夏遺

三

夏受終、顧有慙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滄波已東、九譯請吏、玉門之右、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頽北關、內外禪福、區宇懾然、皇上聖拱巖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吳、少康之裔、是爲於越、江界湫濱、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自興、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義、爵不過子、在晉永嘉、運北數極、司馬氏眾、無一旅播越、江濱劉蕭已還、多歷世祀、魏氏奄一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曰爲國、陳霸先下愚小醜、品極與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殲敗之秋、騁其姦回、妄自尊大、等蠻觸之戰爭、似鱗鯢之跳躍、曇項昏頑、賊忍不義、不慈、剗厥猶子、竊其僞位、蜂蠆非毒、谿壑易滿、事甚楚圍之纓、理切吳光之劍、國小地狹、虐用其民、坑戮侔于屠伯、芟夷過于薶比、加呂沈迷、翹檣酣酣、終朝澆灌、取盡、夜已繼晷、貨賄公行、政刑不立、疏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蠶漁、子弟荒暴、頭會箕歛、杼軸其

空災異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獻戴目而視、齊之季世實多涼德、江淮之間、豎爲瑱有、便謂三春易求、百年可致、違卜悞諫、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秀之徒、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呂存立、呂梁之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激、組練塞垣、餘艘噓水、顧眄之頃、隻輪不歸、及周宣馭厥、將一淮海、荆舒之民、奢侈爲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楊越之地、爲陳孤立、卒弊壤蹙、邦羸政塞、乘奔無繼、譬茲非險、坐薪待燃、方此爲秦、司馬消難、切荷特私、任居連率、猜狂使酒、竊地外犇、雲瑱背恩、棄德、是信是使、引盜納姦、無媿無畏、天奪其魄、憑犯不悛、緣邊諸城、犬羊荐食、聖主已軒開萬國、屬盡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討、爰詔六軍、分間受鉞、西徵秦隴之銳、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援距爭奮、虎夫萬隊、豹騎千羣、並骨勇肉飛、風颺霧合、襟彼江黃之眾、邊矣彭濮之民、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

之域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絕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
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隸師陳目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舸利舫
便習者多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召舉尾支山怒臂當轅一作今轍
荆門銳卒致命前驅淮南義師賈勇競入揚舲振解免走梟飛然
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郢運艫吳會齋
旅東西遏絕通致無由僞朝軍旅或陳誠款密使相尋最爾危邦
表裏攜貳兼弱攻昧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事均驅兕三禮四
義之將俛視韓白正正之旗百道俱進竝雲移雷動大會金陵身
旅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疑可拔運岱
山而歷春卵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等其銷滅譬其齏粉猥召
不武謬總戎律上稟廟堂之謀下資素飽之氣使張悌之魂先遊
北斗呂嘉之級遠至新鄉漂櫓溺駿孱然已至亂麻積莽可爲寒
心僞主若天誘其誠去危轉禍齊青蓋之欲歸知蔣山之應渡衍

壁與觀拜手轅門則上比吳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辟卿
士編戶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紆青佩紫
疏爵酬庸待己不次王者之師全救爲本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
求多福無待噬臍繳之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

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

名白一成雲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勝
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後入鳳閣爵窮上等
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征南逝蓋不獲已且聖主敬于恩舊情期
款到背冰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行李往來想空知
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已爰詔大將軍興行天罰靈旗電
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魏
洽再歸曹王棄其大畜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
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于京輔

舊友密親擊鍾鼎食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
元戎啓行易爲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翅浮渡三叛雅
俘函首長安悔無及也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三

勞生論

莊子曰大塊勞我曰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
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龍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
人者有生之最靈所曰作配兩儀稱貴羣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
壤隔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尤葉卿族天授
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
雲行藏有節進退已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懣偃仰貴賤之間從容
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乎何
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

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純綺之年、服膺教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纒鑠仁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于倒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冒高華、既致嫌于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篤學強記、輒瞽于焉側目、清言河瀉、木訥所召疚心、豈徒蠱惜春漿、鵠慘腐鼠、相江都而永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逢靳尚、趙壹爲之哀歌、張升于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過休明、申脰就軼、屏迹無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淮、腥臊可饜、淫刑召逞、禍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宮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尾、方此永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落雞田之外、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獎、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今泰運啓開、四門召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龍、佐命于下、岐伯善卷、恥徇幽憂、卜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在秋

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雙
鳬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興候南山之朝雲墜
北堂之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實四時之令奉呂周旋
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夕談穀稼霑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
歌滿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曰是羨余乎客
曰吾子之事旣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余荅曰雲飛泥
沈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呂庠霄運海輕尉羅于數澤
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尙觀人事之隕穫
觀時路之遼危玄冬脩夜靜言長想可目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
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饒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
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禍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
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詔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
伯陽之炯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于

近代此蠱尤深。范卿擢讓之風。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
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后之巷。夕陽且落。阜蓋填閭閻之里。皆如
脂如韋。俯僂匍匐。嗽惡求媚。祇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
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豔姬美女。委如脫屣。金鉞王
華。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
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
始則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
掌揚眉。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
來如激矢。雀羅竟設。去等絕絃。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
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畏不義。靡愧
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絲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
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
素論已爲非。而時宰不之責。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則違時薄官。

屏息窮居甚恥驅馳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僭石不
費囊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竊拙致笑輕生所已告勞也真人御
宇新雕爲樸人知榮辱時反豈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臣
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治已滔風舉必已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不
預衣簪阿黨比周埽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覓迹陳石變成瑜瑾
葭莠化爲芝蘭囊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子敢
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乎

隋書盧思道傳文苑
英華七百五十八

北齊興亡論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翦爲二國永熙
西道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旣而水
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漢魏齊有五帝
周易四王竝纒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
補天之業銘常鑠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

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于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化雞司旦、介朱榮、乘鸞內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居鄭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螭聚彭沛、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匹馬南逝、

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返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
如風掃箐三秦剋敵開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曰天
庥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
非慮亡首竊發爾其弗疑作夷凶翦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拆堂構闕
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
推奉于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
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
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
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于
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尙爰及中年誕繼昏德已萬乘之貴爲長
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刻剔躬運矛鉞寵狎佞諛親愛
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
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頗學偉才拔萃出類光

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搢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爲戮竝直言竊歎斃于讒口自餘名士良臣北罪遭命淫刑已逞不可殫言劉曹已還逮于僭僞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尙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吉應劉魏其藻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于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疑滯虛襟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己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譖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恆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是曰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樊于趙壁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竝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威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悴君子是呂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恆有吞噬之心兼呂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進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荏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繼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者竟夜日繼晷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恆在臥內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

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就令輓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燦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熬鑿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詔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于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盜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原始于此矣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城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榮曰從舅之親馮子琮曰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卽世和士開一

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
藩王之內時望隆重曰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諫言規諫
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馬邵士開禮于疏行長梁
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繯曰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
託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
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惡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
徒琅邪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
異其身首子琮曰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
市里儻蹈成羣梁冀之慶不足斯比琅邪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
容于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曰牧圉之勤重其
佞嬖韓長鸞曰構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
智狡弄舉世無匹曰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曰
爲內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廢賞威刑出于婢口頑黠弟姪布于

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獎者出于卑隸。本是韓工。愚
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
極富貴。轉日迴天。恩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姻。
朝廷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怪。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
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屬饒之錮。冤動天地。崔季
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已內參年少。闔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
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已日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亡
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不
見正人。朝夕諮諏。罕聞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
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義軒無已。尙述
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
憲章網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已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除
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銳。

斂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
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
之眾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一

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
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
挾天子已會諸侯萬世所目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
旅不滿萬人齊神武召大兵數十萬將清窮漣雷動雪移萃于渭
曲太祖召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寶泰召勁兵深入一戰
喪元高敖曹曰銳氣先登臨陣授首兵革歲勳敗鮮勝多高氏雖
怙其眾力莫敢先至卽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
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
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曰嫡嗣承基

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曰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不之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于黨與、咸見夷戮、惡禽梟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僞、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呂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呂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齊季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無犯、數巡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于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于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曰、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緋甲治兵、將掃沙

漢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已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竝立爲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內外門閭，皆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來，竝錄其數，殷省已目相覩。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胷腹，一皆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輻，竝有貴賤之殊。婦女莊點，亦爲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恆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卽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已示肅恭，自號爲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

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悻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已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已。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于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于上，黎民怨譴于下。逮于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殖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廟爲墟。此蓋天所已啓大隋，非不幸也。

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一

從駕大慈照寺詩序

皇帝已上，敕統天、大明、御極，彈壓九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聲教東漸，布政合宮，孝儀太室，張樂洞野，會計甘

全隋文卷十六

十三

山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郊異、山澤薦祉、華裔率從、幽顯咸秩、
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猶且棲志宵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顧遺形
有、救精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淨、樂之境、生靈仰調、御
之力、中官厚德、載物正位、儼天道冠、邵陵業踰、斐似慧雲、朝起四
生、佇其寸合、慈燈夜熱、九服照其餘光、乃瞻參墟、實唯唐舊、山川
周衛、襟帶巖坳、東郊勝地、爰構寶坊、儼若化成、瞬如踊出、旣而景
躔西陸、氣中南宮、商風振野、白露威寒、聖主御辯、巡方順時、育物
六龍、進駕七聖、齊軫翠旗、揚旒雕玉、徐輪間百年而拜輦、朝萬靈
百案、節熊渠、飲飛之輩、入參中壘、虎殿金門之侶、迴望屬車、將屆
下都、遊茲淨域、兼悅鷲山之觀、共喜龍宮之遊、接足栖心、俱展誠
敬、課虛引寂、仍發詠歌、雖事比擊轂、義同叩角、亦呂雍谷、盛烈述
讀休美、豈若皋朔、文辭甫陳、男祝王公、蟲篆纔譬、女工作者、二十
六人、其詞云爾、廣弘明集三十下

盧紀室誄

齊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
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壽爾之無祿沒而不朽乃
授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謫謫撫翼冲天尙
書疊疊亦稱象賢若人擢秀絕後光前發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
弱齡孤根回立內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執無不習善價斯
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歸文成鍾律
韻響珠璣麗詞泉湧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衰然觀
國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立從容嘿語約于大麓崇建
府朝八紘所掩車乘翹翹我有明德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
條應徐趾轍潘顧齊鑣聲華簪帶譽動朋僚逝矣江陰承風請朔
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

參軍事仍贊中鉉大冲所庶德施攸踐同推麗則俱謝盛篆何才
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于陸神之聽
之于何不淑營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
譬諸投膝如彼斷金余慕大隱子惟陸沈等趨宮閣竝綴衣簪春
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
俱贊闕行同箴娛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
弔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竝嗟湮滅
荀粲王壽同悲天折蘭菊無墜鍾鼓不絕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
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籥虛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參顧慕已
遲迴出南陽之舊道掩北邙之夜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
開臨象設而不面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八
百四十二

祭淩湖文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已清酌庶羞之饋

敬祭瀛湖之靈曰、決滌澄湖、南服之紀、斜通海向、傍帶江汜、深過
百仞、潤踰九里、彭蠡莫儔、具區非擬、揚越不庭、多歷年紀、王師薄
伐、六軍戾止、戒期指日、馬首欲東、常陰作沴、零雨其濛、水氣朝合
天雲夜同、申之苦霧、繼以嚴風、塗泥已甚、軌闕不通、有稽天罰、用
沮元戎、惟夫百神受職、水靈爲大、皇王御宇、率土無外、當使日月
貞明、天地交泰、雨師止其零瀝、雲將卷其蔚蒼、東渡戈船、南登鵬
旆、收尉佗之黃屋、納孫皓之青蓋、然後革車旋軫、戎卒凱歌、楚俘
霧集、冀馬星羅、無德不報、有酒如河、神之聽之、斯言非蹉、初學記七

盩陽山寺願文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列聖重光、百神受職、天平地成、禮諧
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已至德字黔
首、大明臨赤縣、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昭蘇八表、唐旌已
立、芻輿不遠而至、殷網既開、肖翹咸遂其所、壇凝休氣、渚暮榮光、

玄扈告符、翠琰啓籙、阿閣朝誼、棘林夜靜、西瑤協律、南宮迎神、衣
氣操龜之俗、懷音請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懾然、中外
禋福、慰候無警、書軌大同、猶曰爲負、辰垂旒人、世徵業功、成治定
域、中小道、投心覺海、東意玄門、手執明珠、頂文甘露、調御天人、不
徇巖廊之重、明行具足、靈屑表冕之尊、十力四心、東漸西被、日月
出矣、風雨潤之、層門飽肆、化成嚴淨之所、蜉蝣蠅蛄、網于仁壽之
域、參墟奧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別館攸在、襟帶遐長、原陸爽秀、
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峰羅羣玉、鶯頭之狀、非美、樹列三珠、雞足之
形、可陋、洞穴條風、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
調年、金商在律、職方具禮、效駕西巡、六龍齊轡、七萃案部、雷動星
移、凝鑒佇蹕、乃建仁祠、于彼勝地、歲之不日、旣麗且康、昔周夜初
明、漢池云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馭祿、弘濟區宇、前聖後聖、
旦暮爲期、曰此勝因、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願西遇彌陀、上

征兜率、雄視三界、高臨四衢、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
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邁塗山、壽比太陰、業均厚載、聖主齊明
兩曜、合德二儀、受錄錯于靈河、開金簡于仙嶽、龍官鳥紀、未可匹
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生
籠啓誦、孕育莊丕、六宮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王華松茂、永
侍披香、長固磐石、已茲博利、被于萬品、當使法界虛空、生靈動植、
俱沐定水、同陰法雲、斯誓或差、無取正覺、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盧賁

賁字子微、思道族弟、周武帝時襲父光爵燕郡公、後歷魯陽太
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轉司武上士、宣帝初加開府、隋受禪
歷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檢校太常卿、拜郢州
刺史、轉虢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轉齊州刺史、免。

請改七懸八呂黃鍾爲宮表

殷人已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鷄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
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簋鄭玄注周禮二十八十六爲簋此則七
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已
林鍾爲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是已吳札觀
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已動天地感鬼神情發于聲治亂斯應
周武已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
黃鍾君也而生于臣明爲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
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
禹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隋書盧賁傳賁曰古樂宮
七人掛益不同歷代通

儒講無定準
于是止表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六終

全隋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德林

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齊天保八年舉秀才射策上第授殿中將軍謝病歸乾明初徵入議曹皇建初授丞相府行參軍太寧初除奉朝請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進給事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尋除中書侍郎進通直散騎常侍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入周爲內史上士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進從事中郎隋受禪授內史令上儀同進爵爲子襲父爵進爵安平縣公及平陳授柱國郡公已忤旨出爲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開皇十九年卒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諡曰文有霸朝集五卷集五十卷

案隋書李德林傳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賡

表聖書皆德林之辭也。又案霸朝集序：靜帝詔冊皆德林作。今據之，編入德林集中。其餘齊天統初至武平初詔，諸人周已後詔，諸開皇初詔，諸未必出一人手，未敢編入。

思春賦

隋書李德林傳：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思春賦，代稱典麗，文佚。

爲周靜帝誅尉遲迥大赦詔

大象二年八月己卯

朕祗承洪業，二載于茲。籍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蕞慮，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過密之思。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眾，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繁拂，所在如律。直指漳濱，擒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并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物，有敎而已。未戢干戈，貴深懲德。思弘寬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迴元謀，執迷不悟，及迴子姪逆人。

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

周書高帝紀

日隋公爲大丞相詔

大象二年九月

壬子

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摺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承風受詔先皇彌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言鷹鷂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埽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庶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歆盛德莫二于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

隋書高祖紀上

賜姓復舊詔

大象二年十二月癸亥紀作大定元年二月壬子

案隋書高祖

今從周書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蓋明辨親疏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錄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者眾本殊國邑寶乖胙土不款

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徵革姓
本爲麻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于茲
不可仍遵謙抑之旨欠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周書靜帝紀

隋公進爵爲王詔

大象二年十二月甲子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曰降神載
挺陶鑄羣生代蒼蒼之工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
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
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
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爲師表入處
禁闥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趙
北實爲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曰德導之曰禮畏之若神
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頌猶存淮海榛蕪多歷年代作鎮南鄢選
眾惟賢威鎮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鉤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

更浹鑾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爲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已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王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略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將殆、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蠆聚、江漢騷然、巴蜀鳴張、翻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畫籌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條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驟山驟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爲己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霍光佐漢、方之蔑如也、昔營丘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劉己降、代有令謀、弘崇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家宰之號、進公爵爲王、己

隋州之崇業、郎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安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敘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相國印、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

依舊式

隋書高祖紀上

改元詔

大定元年正月壬午

朕曰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逝、逮及此辰、窮慕纒絲、言增號絕、踰祀革號、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

周書靜帝紀

求賢才詔

大定元年正月景戌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爲重、去歲己未、屢有妖寇、宰臣英筭、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揭、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茲、亦山下有幽人、未展其

方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

升于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爲、庶幾可至、周書靜帝紀

勅隋公受九錫詔 二月壬子

伊周作輔、不辭殊禮之錫、桓文爲霸、允應異物之典、所已表格天之勳、彰不代之業、相國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禮、固守謙光、絲言未綈、宜申顯命、一如往昔、王功必先人、賞存後已、退讓爲本、誠乖朕意、宜命百辟、盡詣王宮、眾心克感、必令允納、如有表奏、勿復已

問 隋書高祖紀上

禪位詔 大定元年二月景辰

元氣肇闢、樹之曰君、有命不愆、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而獨有、周德將盡、妖孽遽生、骨肉多虞、藩維構釁、影響同惡、過半區宇、或小或大、圖帝圖王、則我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叔聖自天、英華獨秀、刑法與禮儀同運、文德共

武功俱遠愛萬物其如己任兆庶曰爲憂手運機衡躬命將士芟
夷茲宄刷蕩氛祲化通冠帶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
比姬發之合位三五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運既興河洛出革
命之符星辰表代終之象煙雲改色笙簧變音獄訟咸歸謳歌盡
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貞明故曰稱大爲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未
達變通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祇順天命出遜別宮禪位于隋

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隋書高祖紀上

爲文帝襄陽等四郡立佛寺詔

開皇元年七月

門下風樹弗靜隙影如流空切欲報之恩徒有終身之慕伏惟太
祖武元皇帝窮神盡性感穹昊之靈膺錄合圖開炎德之紀魏氏
將謝躬事經綸周室勃興同心匡贊開闢二代造我帝基猶夏禹
之事唐虞若晉宣之輔漢魏往者梁氏將滅親尋構禍蕭督稱兵
擁眾據有襄陽將入魏朝狐疑未決先帝出師樊鄧飲馬漢濱彼

感威懷、連城頓頽、隋郡安陸、未卽風從、敵人騁輔車之援、重城固
金湯之守、乃復練卒簡徒、壹舉而剋、始于是日、遂啓漢東、蕭繹往
在江陵、主梁稱制、外通表奏、陰有異圖、心跡之間、未盡臣節、王師
薄伐、帝實先鋒、誅厥放命、繼其絕祀、有齊未亡、凶徒孔熾、連山巨
防、艱危萬里、晉水之陽、是其心腹、于是鳴鑾秉鉞、假道北鄰、皮服
欽風、煙隨霧集、懸兵萬里、直指參墟、左縈右拂、麻積草靡、雖事未
既也、而英威大震、齊人因已挫衄、周武賴已成功、尙想王業之勦、
遠惟風化之始、率夷狄而制東夏、用偏師而取南國、豈徒湯征葛
伯、周伐崇峻而已哉、積德累功、福流後嗣、俾朕虛薄、君臨區有、追
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權變不常、用輪王之兵、申至仁之意、
百戰百勝、爲行十善、故曰干戈之器、已類香華、玄黃之野、久同淨
國、思欲崇樹寶剎、經始伽藍、增長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治水、尙
且銘山、周曰巡遊、有因勒石、帝王紀事、由來尙矣、其襄陽隋郡江

陵晉陽竝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庶使莊嚴寶坊比虛空而不壞
導揚茂實同天地而久長

歷代三寶記十二廣弘明
集二十八上作李德林撰

文帝安邊詔

門下有陳氏昔在江表劫剝生靈事等怨讎何已堪命嶺南之地
塗路懸遠如聞凶魁賦斂貪若豺狼賊署官人情均谿壑租調之
外徵責無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鐵炭船乘人功殊方異物千
端萬緒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歸物有借公永不
還主與人共市百倍求利詣官申屈一代無期各不聊生無能自
保盡悲宵恨行號坐泣徵畜咨產殃禍立至誣曰賊盜繫曰囹圄
貨財不盡性命不存彼土之人性多純直弗堪州郡漁獵之苦或
避山藪規免旦夕卽稱□□白干偽臺歲歲起兵西南征討多縛
良善曰充賊隸圓首方足同稟性靈故曰上感玄天有傷和氣南
海諸國欲向金陵常爲官非法然不檢遠人嗟怨致絕往還陳氏云

微厥途非一粗陳聞見其茲實甚今皇師宣揚朝化凡此諸事已
爲百姓除之重加存恤之理別申愛養之義軍行所及一豪勿犯
外國使人欲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沂江河任其載運有司不得搜
檢嶺外士宇置州立縣既令擢彼人物隨便爲官省迎送之煩知
風俗之事訓人道德正身率下必當悉改前弊曰副朕懷文館
詞林
案初學記十三有李德林爲隋文帝修定五禮詔據隋書文帝
紀載有全文在仁壽二年閏十月而德林卒于開皇十九年見
唐書李百藥傳必非德林
作也今編入文帝詔敕中

策隋公九錫文

咨爾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
王天覆地載藉人事曰財成日往月來由王道而盈吳五氣陶鑄
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功斯則大聖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種
德積善載誕上相精采不代風骨異人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
奉職萬國宅心殷相曰先知悟人周輔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

今將授王典、禮其敬、聽朕命。朕曰：不德，早承丕緒，上靈降禍，夙遭
愍凶，妖醜覬覦，密圖社稷，宮省之內，疑慮驚心。公受命先皇，志在
匡弼，輒諧內外，潛運機衡，姦人懼憚，謀用丕顯，俾贊旒之危，爲太
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
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經武略，久播朝野。戎軒大舉，長驅晉魏，平陽
震熊羆之勢，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一，叢臺之北，易
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如帷。委曰連城，建旌
杖節，教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猶草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吳
越不賓，多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國有，爰整其旅，出鎮于亳。武曰
威，物文曰懷，遠羣盜自奔，外戶不開。人黎慕義，襁負而歸，自北之
風，化行南國。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寓，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
九伐，禁衛勤巡，警之務治，兵得蒐狩之禮。此又公之功也。鑾駕遊
幸，頻委留臺，文武注意，軍國諮商，前事成理，反顧無憂。此又公之

功也。朕在諒闇，公實總己。磐石之宗，茲回者眾。招引無賴，連結羣小。往者國哀甫爾，已創陰謀，積惡數旬。昆吾方稔，泣誅罄旬。宗廟目盭，此又公之功也。尉迴猖狂，稱兵鄴邑，欲長戟而指北闕，強弩而圍南斗。憑陵三魏之間，震驚九州之半。聚徒百萬，悉成蛇豕。洪水洹水，一飲而竭。人之死生，繫繫凶豎。壽之長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鷹揚，出車練卒，誓蒼兕于河朔，建瓴水于東山。口授兵書，手畫行陣。量敵制勝，指日剋期。諸將遵其成旨，壯士感其大義。輕死忘生，轉鬬千里。旗鼓奮發，如火燎毛。玄黃變漳河之水，京觀比爵臺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連率，跨據東秦。藉負海之饒，倚連山之險。望三輔而將逐鹿，指六國而願連雞。風雨之兵，助鬼爲虐。本根旣拔，枝葉自殞。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充斥一隅。蠅飛蟻聚，攻城略地。播呂玄澤，迷吏知反。服而捨之，無費遺鐵。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親則宗枝，外

藩巖邑、影響鄰賊、有同就燥、迫脅吏人、叛換城戍、偏師討賊、遂入
網羅、束之武牢、有同囹圄、事窮將軍、如伏國刑、此又公之功也、檀
讓席毗、擁眾河外、陳韓梁鄭、宋衛鄒魯、村落梟獍之墟、人庶爲
豺狼之餌、強曰陵弱、大則吞小、城有晝閉、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
機埽定、讓既授首、毗亦梟懸、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與國親姻、
作鎮安陸、性多嗜欲、意好貪聚、屬城子女、劫掠靡餘、部人貨財、多
少具罄、擅誅刺舉之使、專殺儀台之臣、懼罪畏威、動而內哭、蠶食
郡縣、鴆毒華夷、聞有王師、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罰、僅可方此、大
漢流禦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薮、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謙
在蜀、鄙爲厲階、閉劍閣之門、塞靈關之宇、自謂五丁復起、萬夫莫
向、分閭推轂、嘗不踰時、風馳席卷、一舉大定、擒斬凶惡、埽地無遺、
此又公之功也、陳頊因循僞業、自擅金陵、屢遣醜徒、趲起江北、公
指麾藩鎮、無不摧殄、方置文溪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

也公有濟天下之勤重之曰明德始于辟命屈已登庸素業清微
聲掩廊廟雄規神略氣蓋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門恥一匡之舉九
合尊賢崇德尙齒貴功錄舊旌善興亡繼絕寬猛相濟彝倫攸敘
敦睦帝親崇獎王室星象不圯陰陽自調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
召雨師風伯似應成王之宰祥風嘉氣觸石搖林瑞獸異禽遊園
鳴閣至功至德可大可久盡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極朕又聞之昔
者明王設官胙土營丘四履得征五侯參墟寵章異其禮物故藩
屏作固垂拱責成沈嘿巖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賞薄前王朕
曰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求諸故實甚用懼焉往加大典憲章在昔
謙曰自牧未應朝禮日月不居便已隔歲時談物議其謂朕何今
進授相國總百揆曰申州之義陽等十二郡爲隋國今命使持節
太傅土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爽授相國印綬
相國禮絕百辟任總羣官舊職常典宜與事革昔堯臣太尉舜佐

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輔漢、不居藩國、唯在天朝、其曰相國、總百揆、去眾號焉、上所假節、大丞相、大冢宰、印綬、又加九錫、其敬聽朕後命、曰公執律脩德、慎獄恤刑、爲其訓範、人無異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立牡二駟、公勤心地利、所保人天、崇本務農、公私殷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樂曰移風雅、曰變俗、遐邇胥悅、天地咸和、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仁風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向內、是用錫公朱戶、曰居、公水鏡人倫、銓衡庶職、能官流詠、遺賢必舉、是用錫公納陛、曰登、公執釣于內、正性率下、犯義無禮、罔不屏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元本闕是用錫公鉄鉞各一、公威嚴夏日、精勵秋霜、猾夏必誅、顧盼天壤、埽清姦宄、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肅恭祀典、尊嚴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隋國置丞相、曰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典、簡

恤爾庶功對揚我太祖之休命

附書高祖紀上

司馬氏爲皇后冊

大象元年七月

坤道成形厚德于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已耀天在昔皇王應乾御厯內政爲助昭被圖象惟爾門積慶靈家範休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儼王極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姒之芳塵禕翟有光粲盛無怠雖休勿休日隆嘉祉

周書靜帝司馬皇后傳

禪位冊

咨爾相國隋王粲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專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利萬物非已區寓之富未已宸極爲尊大庭軒轅已前驪連赫胥之日咸已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于堯美未過于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敘精華之竭彼褰裳脫屣武宮

設饗百辟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湯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厯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祿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成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頽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拯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于城社廓妖氛于遠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長星夜墜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龜效靈鍾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凱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今敬已帝位禪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宜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

而敬若只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懷無疆之祚可不盛歟

隋書高祖紀上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